

## LIN YUNHUA

## 玫瑰是一朵玫瑰



林奕华

导演

Director

戏剧、写作、电影

亦舒的小说要改编成电影，很难。不是难在画面难以复刻，却是对白架构了绝大部分篇幅，人物多在言语之间陈述与交流，导演必须另行设计擦出火花的戏剧性。但自行创作一怕画蛇添足，二怕画虎不成，到底，分寸该如何拿捏？

《玫瑰的故事》（1986）的电影版可以作为教材，虽然37年前看罢首映的我并不那么想。就算之后的重映版，我也没来得及遇上成熟一点的自己。两度走进戏院都白费了心机。直至最近得到第三次机会，才体会到改编亦舒小说的法门，杨凡早已掌握，明知要锯下的是大树，偏偏就适宜用小刀。

《玫瑰的故事》在香港首映时，电影公司没把握全线上阵，于是特别为它量身一个戏院组合，没料到仍然拿下近九百万的文艺片高票房纪录。事隔37年，某天早上看最新修复的4K版《玫瑰的故事》，盛夏阳光仿佛从戏中满溢到现实里来。每个人都曾那么青春扑面，回忆中第一次做它的观众的自己也是。在皇后戏院吗？身边的杨凡导演告诉我，“情人节上的片。”但电影里的季节不是夏天，便是秋天，若非沸腾的时光，便是落花的时节。小说中看不见的变化，银幕上则一目了然。

当年放下原著，心心念念故事的曲折迂回，一旦发现角色只剩下玫瑰和几个男主角，而男主角之中，有两位又是一人分饰，已忍不住盖棺定论——首先是导演节省成本，之后是导演“妄自尊大”，既然主观干掉那么多枝叶，何不自行书写，直接取名《兄妹的故事》？故认定下此重手者不可饶恕。第一件不满的是，众多人物无影无踪，如今看来，却庆幸电影版没有沦为连续剧。第二件，是亦舒体变成了杨凡体，经过时间考验，终于明白借蛛丝马迹潜入人物意识深处，才见胆大心细：

哥哥与情人由周润发一人分饰，玫瑰的情结昭然若揭。那一年31岁的他，影龄已有十载，饰演玫瑰的兄长，正好释放出成熟的男人韵味，至于“玫瑰是一朵玫瑰是一朵玫瑰”的那一位，是22岁的张曼玉。

第三次看完再翻开原著，随物换星移，不单不再对电影有之前的嫌隙，反在很多处看见年轻时自己的盲点，最重要一点，是对心境孤独的视而不见，例如，当一个人身陷不可能的爱。

电影中玫瑰的哥哥黄振华（周润发先饰）比小说里那位委实可爱太多了。你可以说他没有完

成什么伟大的事业，但若父若兄的他，已是多少祷告获得如愿。这个被玫瑰一声声叫着“哥哥”的“情人”，影响了真命天子家明登场时，尽管生了一张一模一样的脸（周润发后饰），却连我们也觉得形似，可恨魂不在。虽说两个男主角注定不能与玫瑰偕老，我作为观众深感遗憾的，不是婚礼前交通意外身亡的家

明，是绝症而终的哥哥。他的死，象征了玫瑰注定一生美丽而落寞。他付出了全部生命养成了她，直至最后一刻，杨凡也没安排玫瑰回到他的身边。孤身在巴黎，死讯传来就如一支蜡烛在她面前被一阵风吹灭。从此，有些角落将不复明亮。

“玫瑰”之于杨凡和亦舒同又不同是，一个她在现实世界中载浮载沉，另一个她则全然不知现实为何物。亦舒笔下的哥哥与玫瑰常常意见相左。杨凡镜头下的哥哥与玫瑰，更多是相依相偎。亦舒安排哥哥挑女友时，“与玫瑰一样，她脸上也有一颗蓝痣”。杨凡安排玫瑰邂逅家明，是众里寻他千百度——哥哥的拷贝。

杨凡说，“亦舒来看，散场后灯光亮起，她的眼角流下一行泪水。”是感动吗？捉狭的杨凡说：“是生气大作被改得体无完肤。”

**改编亦舒小说的法门，杨凡早已掌握，明知要锯下的是大树，偏偏就适宜用小刀。**